



《新青年》九十华诞和读经运动(王得后)

(2005-10-8 16:41:30)

作者：王得后

鲁迅痛陈：“总而言之，是读经已经读过了，很悟到一点玩意儿，这种玩意儿，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，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。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妇，烈女，华工聪明；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。何也？曰：“学而优则仕”故也。倘若“学”而不“优”，则以笨牛没世，其读经的主张，也不为世间所知。孔子岂不是“圣之时者也”么，而况“之徒”呢？现在是主张“读经”的时候了。……倘不是笨牛，读一点就可以知道，怎样敷衍，偷生，献媚，弄权，自私，然而能够假借大义，窃取美名。再进一步，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，无论怎样言行不符，名实不副，前后矛盾，撒诬造谣，蝇营狗苟，都不要紧，经过若干时候，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；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，将来仍不失为“正人君子”。况且即使将来没有“正人君子”之称，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？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，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，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；但是，耍些把戏，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，“读经”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。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，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，谈利害，那我可不再客气，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。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“俨乎其然”的主张，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，因为我也是从“读经”得来的。我几乎读过十三经。”鲁迅的这些话，不管喜欢不喜欢，同意不同意，不妨平心静气地检视一下，是不是历史上的事实？

我生得太晚，连“十四年(1925年)的读经”都没有赶上。当我成年，又学中文，偶尔也翻翻“经”书。记得中华书局影印本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《礼记·大传第十六》有一段“经”是说度量衡、礼法、纪年、车马、徽号、乐器、兵甲、衣服，是可以改革的；但是，亲亲、尊尊、长长、男尊女卑是不可改革的。我才知道：那可以改革的就在这九十年也是改了又改，西装革履、小轿车、国旗国歌、公元纪年、公斤公两、握手鞠躬、哭丧的少；而《新青年》偏偏要改革儒家认定必须坚持，而“不可得与民变革者”的命根子，即“三纲”也即“亲亲也，尊尊也，长长也，男女有别”，这才起劲地反对，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。那么，今天主张“读经”的女士(女士也主张读经我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；有的还出任“读经”学校的校长，我就觉得太滑稽了)先生们，是不是也主张坚持这“四项”，也即坚持恢复“三纲”呢？

这是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。至于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针对新文化的“反思”，什么《新青年》“全面”反传统，什么“靠”思想解决问题，什么“只有破坏，没有建设”，实在不必也不需要再续写“答辩书”；请读完全部《新青年》就可以明白底细的。还嫌多，就请读完《一九一六年》这篇两三千字的文章就可以明白大体的了。

《新青年》的倡导反对“三纲”，建设新文化的主张远没有取得成功，但是，不过九十年，单是已经通行白话文，男男女女可以坦然谈情说爱这两项成就，就足以不朽了。就很值得庆贺了。我就用这篇文字热烈庆贺《新青年》创刊的九十周年吧。

[\[第 1 页\]](#)      [\[第 2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